

明季滇黔佛教攷

陳援庵著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一月初版

現代佛學大系 28

(全套六十冊，恕不分售)

編定 價：新臺幣壹萬捌仟元整

全書主編：藍 吉 富

本書原著者：蔣維喬 陳援庵

發行所：彌 勒 出 版 社

地址：台北縣新店市自由街22號三樓

電話：(〇二)九一一七九三七

郵撥：151566號「彌勒出版社」帳戶

發行人：藍 吉 宣

印刷所：聯和印製廠有限公司

版 權 所 有
請 勿 翻 印

行政院
新聞局

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五七號

陳援庵及其佛教史著述

藍吉富

陳垣（1880—1971），字援庵。廣東新會人。曾任輔仁、北京、清華、燕京等大學教授。爲我國近數十年來極傑出的史學家之一。在史學界，與陳寅恪、王國維、梁任公等人同屬於專治國史的學界頂尖着宿。其治學面不惟廣博，而且精深無匹。在元史、宗教史、史曆學、校勘學、敦煌學、五代史等方面，並皆奧博淵邃，卓然成家。所著專書共二十餘種，無一不爲史學界所推重。誠可謂民國以來，真正第一流的歷史學者。

「傳記文學」十九卷四期（六十年十月）載有方豪先生所撰「對日抗戰時期之陳援庵先生」一文，除敘述陳氏小傳及表列其著作之外，並將陳氏在抗戰時期重要著作之微言大義加以抉發，使陳氏之愛國情懷，躍然紙上。凡有意瞭解陳先生之學者，此文皆須一讀。

方先生該文中云：「余嘗謂援庵先生最善讀書。……讀中國任何古今典籍，皆能見人所未見，發人所未發。謂爲別具隻眼，當非過譽之詞。但善讀之外，尤善發現應研究之題材。易言之，……善擇書名。」如此評介陳先生，真可謂一語中的。即以宗教史範圍而論，陳先生之撰述，如明季滇黔佛教考、清初僧諱記、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書，此類題目，恐係一般治我國宗教史者難以夢見的。其善

於抉發題材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陳先生在中國佛教史一門內，是站在歷史學者的立場來研究的。他較重視歷史面，不太涉及教義及思想。其在這一方面的成績，論質論量國人中除湯用彤之外，迄今尚未有人堪與比肩。陳先生並不是佛教徒，其對佛教史問題的處理，悉依歷史學者不偏不倚的態度，絕不預存偏見，也不像胡適之那麼刻薄。這種公正的態度，是學者治學的典範，是相當難能可貴的。茲分別介紹其佛教史著述如下：

(一) 中國佛教史籍概論

本書每為治中國佛教史者所樂道，而治一般中國史者反而鮮有知其書者。實則該書係為研究一般中國歷史者所寫，並非為治佛教史者而撰。此意於該書之「緣起」一文中曾加揭出。茲摘錄於此，以供讀者瞭解該書之撰述目的。其文云：

「中國佛教史籍，恒與列朝史事有關，不參而旁考之，則每有窒礙難通之史蹟。此論（指本書）即將六朝以來史學必須參考之佛教史籍，分類述其大意，以為史學研究之助，非敢言佛教之史也。」

本論所及，大抵為士人所常讀，考史所常用，及四庫所錄存而為世所習見之書。先取其與中國史事有關者，故以出三藏記集、高僧傳等為首。而釋迦氏譜、釋迦方志等略焉。

尤所注意者，四庫著錄及存目之書，因四庫提要於學術上有高名，而成書倉猝，紕繆百出，易播

誤於衆。如著錄宋高僧傳而不著錄梁高僧傳、續高僧傳，猶之載後漢書而不載史記、漢書也。又著錄開元釋教錄而不著錄出三藏記集及歷代三寶記，猶之載唐書經籍志而不載漢志及隋志也。其弊蓋由於撰釋家類提要時，非按目求書，而惟因書著目，故疏漏至此。今特爲補正，冀初學者於此略得讀佛教書之門徑云爾。」

本書所論列者，爲三十部佛教史籍或有關史料。共分六卷。起自南北朝之出三藏記集，終於清代之現果隨錄。依各書之重要性或問題之大小，所論乃有詳略之不同。凡流傳較廣之書（如出三藏記集、各集高僧傳、五燈會元等），則論述較詳。且多就版本、作者、該書之特色、體製、及在史學上之應用等問題立論。尤其重視「該書對一般史學之史料應用」一點。

由於陳氏在一般史學上之功力特深，於版本、校勘、佛教史等並皆精博，因此，其書除能扣緊問題論述外，且多能發前人之所未發，校正前人（如四庫館臣）之謬誤。並能補正一般歷史記載之不足或錯謬。偶亦論及佛教史問題。如禪宗之分派，天台山家山外之爭等，皆嘗論列。因此，本書係一學術上之論著，並非入門性之解題書。

陳氏在本書中論述各書之版本源流甚詳。惜乎當時陳氏未及見日本之大正大藏經。例如：本書卷五「北山錄」條謂：北山錄「未經入藏，傳本甚少。」實則該錄收在大正藏史傳部內。大正藏正續編於一九三四（民國二十三年）年全部完成。而陳氏此書之原稿（講義）撰於民國卅一年之後，其時而未能得見大正藏，自是甚爲可惜。其書卷五「寶林傳」條，謂寶林傳爲「禪宗史惟一史料」，當亦係

未見大正藏而云然。否則大正續藏內（第八十五卷）收有楞伽師資記、傳法寶紀等敦煌殘卷。皆係禪宗（北宗）重要史料。陳氏如得讀該等書，斷不致有此說法。此外，敦煌本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」，以及「祖堂集」等書，今日在台灣皆易覓得，然陳氏亦未能見，亦是一憾。陳氏書（卷五）嘗謂「新史料之發見，不可不刻刻留心也。」對任何治史者而論，此語誠係金玉良言。

（二）釋氏疑年錄

「釋氏疑年錄」十二卷，民國廿七年輔仁大學叢書本。此書為中國佛教史上名僧（或居士）之索引。每條記載該僧之所在地及寺院，何方人氏，俗家姓氏，卒年，年歲，及所據之各種出典。遇有因不同板本而所載不同時，或加注明，或加考證。茲舉數條如次：

△京師建初寺僧祐彭城下邳俞氏

梁天監十七年卒。年七十四（四四五—五一八）。金山志略二作年七十六，今據梁僧傳十一。（見卷一）

△天台宗四祖智者智顓荊州華容陳氏。亦作慧顓。隋開皇十七年卒，年六十（五三八—五九七）。

續僧傳、弘贊法華傳作年六十七，智者大師別傳、景德錄、釋門正統作年六十，與佛祖統紀九法喜傳「陳光大元年智者年三十」之說合，今從之。（見卷三）

全書體例大抵如上舉二條。偶亦有詳加考證者。起自三國時吳建初寺僧康僧會，迄清康熙年間之

蘇州鄉林寺僧書秀。其中除中國本土之佛教經素外，並包含印度、西域、朝鮮、日本等地名僧之與我國佛教有關者。書末附有通檢，專供查閱本書之用。

本書之編輯看似單純無甚難處，實則極爲耗時費力。此真是學術上之蠟燭事業——專爲後學者之方便省力而撰者。吾人除可將此書視爲中國佛教史之重要工具書外，並可利用此書從事各種研究工作，茲略舉數例如下：

(一)可依此書統計歷代出家比丘之年壽。筆者翻閱此書時即發覺我國僧人年壽，大多在六十歲以上。即七、八十歲者爲數亦相當多。僧人不肉食，而何以多能享高壽，此實頗堪玩味之問題。如能據此書作一小統計，當不難發現我國歷代名僧之大約平均年壽。

(二)我國僧人之稱號相當複雜，有以法名見稱者，有以所住寺名見稱者，有以寺地名見稱者，又有以諡號、賜號，及俗家姓見稱者……。若能據此書所錄，則自可歸納出僧人稱號之某些通則。

(三)吾人可就此書所引資料，以窺見我國佛教史籍之繁富。隱隱然可以揣見中國佛教史學之輪廓。四)可依此書，統計歷代名僧之所住地，以見我國各朝代僧人之地理分佈情形。

總之，此書乍看似平淡無奇。實則對中國佛教史之研究，有頗爲可觀之貢獻。茲摘錄作者自序於次，以供參考：

「往閱僧傳，見有卒年可紀者輒記之。閱他書有僧家年臘亦記之。積久遂盈卷帙。願同一僧也，而有記載之殊。同一傳也，而有版本之異。達磨卒年有五說，玄奘年歲有四說。所見愈廣，糾紛愈煩

，悔不株守一編爲省事也。然既見之，則不能置之。故又每以考證其異同爲樂。同則取其古，異則取其是。譌者訂之，疑者辨之。辨論既定，遇有佳證，仍復易之。如是一人恒用三四出處，不敢冀無誤，亦冀少誤云爾。始於康僧會、會以前至者，無確年可紀也。終於清初，以生於明者爲限也。按生年編錄。無生年、或年過一百三十、未可遽信者，則略以卒年爲次。生卒年俱闕者，雖有歲數，弗錄也。凡得二千八百人。」

讀援庵先生此序，不惟可證「善抄書者可以成著述」之語，亦可以窺見乾嘉考證學之涯略。

（三）清初僧諍記與明季滇黔佛教考

「清初僧諍記」三卷，原載在輔仁學誌九卷二期。全文所論述者，爲清初佛教界之內部諍論。陳氏書前小引誌其書之內容云：

「南雷文定後集三：周子佩墓誌，謂子佩留心二氏，好與其徒往來。是時天童三峯兩家，紛挐不解。青原南岳，又爭其派數之多寡。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，不辭勞攘。效篇所記，即天童三峯紛挐之餘波，青原南岳鬪爭之往史也。凡十章三卷，卷首冠派系年表，卷末以遺民僧之被諍者附焉。每諍必有一二士大夫點綴其間……」

該文卷首爲派系年表，計含禪宗五家宗派表、清初臨濟、曹洞兩宗世系表、明清間僧諍年表等四種。卷一記臨濟、曹洞之諍，計含「五燈嚴統」之諍、晦山天王碑之諍、「五燈全書」之諍等三篇。

卷二記天童派之諍，計含天童塔銘諍等四篇。卷三新舊勢力之諍，計含雲門雪嶠塔諍等三篇。

此書實不啻爲清初佛教史之一章。全書所用史料，除一般史部外典外，重要佛書如「五燈全書」、「五燈嚴統」、「宗統編年」等，皆收在日本已續藏經中，而不見於大正藏。按已續藏內收有甚多中國佛教史籍，而大正續藏則多爲日本佛教者述，於中國佛教史傳，所收甚少。此爲治佛教史者須知之常識，故順此一提。

「明季滇黔佛教考」爲單行本。全書論述明末滇黔一帶佛教之傳播情形。陳寅恪先生爲該書所撰序文云：

「……嚴格言之，中國乙部之中，幾無完善之宗教史。然其有之，實自近歲新會陳援庵先生之著述始。……宙恪頗喜讀內典，又旅居滇地，而於先生是書（指「明季滇黔佛教考」）徵引之資料，所未見者殆十之七八。其搜羅之勤，聞見之博若是。至識斷之精，體製之善，亦同先生前此考釋宗教諸文。……卽就先生是書所述者言之，明末永曆之世，滇黔實當日之畿輔，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。……及明社旣屋，其地之學人端士，相率遁逃於禪，以全其志節。今日追述當時政治之變遷，以考其人之出處本末，雖曰宗教史，未嘗不可作政治史讀也。」

民元以來，研我國佛教史者，多矚目於唐末以前。而趙宋以後之佛教，則少有論列之者。陳氏此書及「清初僧諍記」或稍可補充此一時期佛教之研究空白。

四「通鑑胡注表微」釋老篇及其他佛教論文

「通鑑胡注表微」，係陳先生彰表通鑑胡三省注文之內容及微言大義者。陳氏は書小引云：「自考據學興，身之（胡三省字）始以擅長地理稱於世。然身之豈獨長於地理已哉，其忠愛之忱見於鑑注者不一而足也。今特輯其精語七百數十條，爲二十篇。前十篇言史法，後十篇言史事。其有微旨，並表而出之，都二十餘萬言。庶幾身之生平抱負及治學精神，均可察見，不徒考據而已。」

此書爲陳氏於抗日戰爭期間在北京所寫，耗時三年而成。全書含本朝、書法、治術、臣節等二十篇。釋老篇在本書第十八篇。

「資治通鑑」一書所載之佛道二教事，爲數不多。此篇收通鑑及胡注之論及釋老二氏者，共二十五條。陳氏於各條之後，或加訓詁，或作發明、或爲胡氏作注之本意下註脚。包含漢獻帝以迄五代後漢高祖二十五項佛道大小事蹟。由於通鑑所持思想基礎，爲儒家正統主義，故所載多爲對歷代佞佛事蹟之譏刺。陳氏之表微，除大量徵引外典作說明外，並對元初之佛教史實頗多感慨與補注。

陳氏著述之有關於佛教者，除上引諸書文外，其餘短篇論文亦頗有精到之見解。如大唐西域記撰人辨機（史語所集刊二卷一期）、佛教能傳佈中國的原因（磐石一卷四期）、雲岡石窟寺之譯經與劉孝標（燕京學報六卷）、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（東方雜誌21卷19號）、法獻佛牙隱現記、北平双塔寺海雲碑等篇，皆收在「現代佛學大系」陳援庵論集一書中。並宜參考。

明季滇黔佛教考序

中國史學，莫盛於宋，而宋代史家之著述，於宗教往往疏略，此不獨由於意執之偏蔽，亦其知見之狹陋有以致之。元明及清，治史者之學識，更不逮宋，故嚴格言之，中國乙部之中，幾無完善之宗教史，然其有之，實自近歲新會陳援菴先生之著述始。先生先後考釋摩尼佛教諸文，海內外學者咸已誦讀而仰慕之矣，今復以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遠寄寅恪讀之，並命綴以一言。寅恪頗喜讀內典，又旅居滇地，而於先生是書徵引之資料，所未見者殆十之七八，其搜羅之勤，聞見之博若是。至識斷之精，體製之善，亦同先生前此考釋宗教諸文，是又讀是書者所共知，無待贅言者也。抑寅恪讀是書竟，別有感焉。世人或謂宗教與政治不同物，是以二者不可參互合論，然自來史實所昭示，宗教與政治，終不能無所關涉。卽就先生是書所述者言之，明末永曆之世，滇黔實當日之畿輔，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，故值艱危擾攘之際，以邊徼一隅之地，猶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，蓋由於此。及明社既屋，其地之學人端士，相率

遁逃於禪，以全其志節，今日追述當時政治之變遷，以考其人之出處本末，雖曰宗教史，未嘗不可作政治史讀也。嗚呼！昔晉永嘉之亂，支愨度始欲過江，與一僮道人爲侶，謀曰：「用舊義往江東，恐不辦得食，便共立心無義。」既而此道人不成渡，愨度果講義積年，後此道人寄語愨度云：「心無義那可立，治此計權救飢耳，無爲遂負如來也。」憶丁丑之秋，寅恪別先生於燕京，及抵長沙，而金陵瓦解，乃南馳蒼梧瘴海，轉徙於滇池洱海之區，亦將三歲矣，此三歲中，天下之變無窮，先生講學著書於東北風塵之際，寅恪入城乞食於西南天地之間，南北相望，幸俱未樹新義，以負如來。今先生是書刊印將畢，寅恪不獲躬執校讎之役於景山北海之旁，僅遠自萬里海山之外寄以序言，藉告並世之喜讀是書者。誰實爲之，孰令致之，豈非宗教與政治雖不同物，而終不能無所關涉之一例證歟！

一九四〇年七月陳寅恪謹序

明季滇黔佛教考目錄

序

卷一 明以前滇黔佛教第一…………… 一

明季滇南高僧輩出第二…………… 十四

明季黔南傳燈鼎盛第三…………… 二八

滇黔僧多蜀籍第四…………… 三七

卷二 法門之紛爭第五…………… 四八

靜室之繁殖及僧徒生活第六…………… 六八

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…………… 八五

卷三 僧徒之外學第八…………… 一〇一

讀書僧寺之風習第九…………… 一一八

士大夫之禪悅及出家第十…………… 一二七

目錄

卷四 僧徒拓殖本領第十一……………一五九

僧傳開山神話第十二……………一七八

深山之禪迹與僧棲第十三……………一九一

卷五 遺民之逃禪第十四……………二〇〇

遺民之禪侶第十五……………二三八

卷六 釋氏之有教無類第十六……………二六三

亂世與宗教信仰第十七……………二八四

永曆時寺院之保護及修建第十八……………二九五

附弘光出家之謠……………三〇五

徵引書目略……………三一七

重印後記……………三二〇

右六卷，十八篇，附一篇，凡十五萬餘言，專論明季滇黔佛教之盛。推其致盛之原因有三：一、佛教復興之波動也。有明中葉，佛教式微已極，萬曆而後，宗風復振，東南為盛，西南亦被其波動，今於前三卷論之。二、僧徒開闢之能力也。滇黔建省較

後，其開闢有賴於僧徒，此節近始發覺，益顯宗教與文化之關係，今於第四卷論之。

三、中原喪亂之影響也。明季中原淪陷，滇黔猶保冠帶之俗，避地者樂於去邠居岐，故佛教益形熱鬧，今於末二卷論之。惜予固陋，所據多習見之書，諸語錄搜集稍難，亦皆刊布之本，並無珍奇秘籍，足以自憙。僅將故事整齊，庶當時士習禪風，有可考見云爾。博雅君子，幸進而教之。

一九四〇年三月新會陳垣識於北平勵耘書屋。

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一

明以前滇黔佛教第一

雄辯

玄鑑

普瑞

玄鑑

普福

道元

普通

圓護

本帖

月溪

近人石屏袁樹圃嘉穀著滇南釋教論，凡萬言，附臥雪堂文集末，於明以前滇南佛教，浩乎其言之矣。吾茲所論，祇明季自萬曆至永曆一段，與袁著範圍不同，敘述方式亦異。惟欲述明季事勢，不得不略溯明以前以爲之導。元郭松年大理行記有曰：「此邦之人，西去天竺爲近，其俗尙浮屠，家無貧富，皆有佛堂，人不以老壯，手不釋數珠。一歲之間，齋戒幾半，絕不茹葷飲酒，至齋畢乃已。沿山寺宇極多，不可殫紀，中峯之北有崇聖寺，中有三塔，大者高三百餘尺，凡一十六級，樣製精巧，中峯

之南有玉局寺，又西南有蕩山寺。凡諸寺宇，皆有得道者居之。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，師僧有妻子，今則不爾。其得道者戒行精嚴，日中一食，所誦經律，一如中國。所居灑掃清潔，雲烟靜境，花木禪房，水鏡瀟瀟，循堂廚，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盡，此大理之大觀也。」讀此可略知明以前滇南佛教之盛。其始自西傳入，多屬密教，其繼自東傳入，遂廣有諸宗。然僧史缺略，文獻無徵，崇禎間汰如明河撰補續高僧傳，號稱「踏破鐵鞋，殘碑斷碣，搜采殆遍」。惟因未至西南，所著錄滇黔名德僅四人，曰無照、古庭、鏡中、廣能，附錄二人，曰淨倫、何清。初曾約滇僧蒼雪讀徹分任，蒼雪序亦曾舉盤龍、古庭、念菴、再光、定堂諸人爲例，「誓與畢命蒐羅，了此案」。然結果蒼雪所舉五人，僅古庭一人有傳，則史料搜集之不易可想也。同時徹庸 周理與陶不退居士倡言：「欲爲滇南從前大善知識出些子氣。」乃取古庭高足大巍所著竹室集，及朗目和尙所著浮山法句，合滇南諸名德小傳，彙爲一編，以示陶無學居士，題曰曹溪一滴。其取材多屬方志稗史，神話連篇，且考證多疏，未足據爲典要。後圓鼎撰滇釋紀，搜羅較衆，然雜亂無章，弊亦與曹溪一滴等。

黔省僧史尤缺，康熙間善一如輯黔南會燈錄，曰：「予行脚東南，經諸大刹，